

世界著名文學獎 獲得者散文選

●阿宏 文雨 編



中國工人出版社

世界著名文学奖 获得者散文选

●阿宏文雨编



OK29/05

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散文选

阿宏 文雨 编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印张12.75 千字280

印数：1~12535册 定价：5.00元

ISBN7-5008-0978-6/I·231

目 录

我的百花故事.....	(日本) 壶井荣 (1)
春将至	(日本) 井上靖 (11)
京都四季	(日本) 水上勉 (17)
一介文弱书生	(日本) 大冈信 (26)
日本人和水	(日本) 大冈信 (37)
烟斗里出来的烟	(日本) 团伊玖磨 (42)
瞬间	(苏联) 邦达列夫 (53)
贝加尔湖啊, 贝加尔湖	(苏联) 瓦·拉斯普京 (75)
婚礼	(苏联) 瓦·别洛夫 (86)
曼德尔施塔姆.....	(苏联) 安·阿赫马托娃 (100)
诗歌决不能没有家.....	(苏联) 叶·叶夫图申科 (116)
手掌上的几粒石子	
.....	(苏联) 弗拉基米尔·索洛乌欣 (131)
草莓.....	(波兰) 伊瓦什凯维奇 (149)
英国书简.....	(捷克) 恰佩克 (171)
荷兰风貌.....	(捷克) 恰佩克 (185)
读书之乐.....	(法国) 阿兰 (199)
梦.....	(法国) 马·普鲁斯特 (208)

红色的圣女·····	(法国) 巴比塞	(218)
卖花女郎·····	(法国) 加尔科	(226)
对《铁皮鼓》的回顾或作为可疑证人的作者 ·····	(德国) 君·格拉斯	(229)
日记选·····	(瑞士) 马·弗里施	(237)
写在一本复仇记的前面·····	(加拿大) 穆尔	(258)
入世思源·····	(加拿大) 玛·劳伦斯	(268)
伐木抒怀·····	(加拿大) 休·麦克伦南	(277)
我的爱情·····	(加拿大) 安·汉戈	(285)
再到湖上·····	(美国) 怀特	(291)
“诗歌就是生活”·····	(美国) 沃伦	(300)
小店·····	(美国) 尤多拉·韦尔蒂	(309)
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传 ·····	(阿根廷) 博尔赫斯	(321)
美洲一瞥。大草原——洪荒世界 ·····	(古巴) 卡彭铁尔	(339)
《迪巴科克日记》三则·····	(哥伦比亚) 卡尔德龙	(347)
中国皇后之死·····	(尼加拉瓜) 达里奥	(362)
影子·····	(智利) 多诺索	(373)
感觉中的世界·····	(埃及) 胡赛因	(379)
思想的诞生·····	(埃及) 哈基姆	(387)
夏巴尼随笔选·····	(坦桑尼亚) 夏巴尼	(393)
编后记·····		(403)

我的百花故事（选译）

〔日本〕壶井荣

壶井荣（1900—1967），日本现代女作家。1900年出生在香川县小豆岛上一个贫农家庭。1938年开始创作。曾陆续发表了《历》、《没有母亲的孩子和没有孩子的母亲》、《波》和《二十四颗眼珠》等作品，深受读者欢迎。

其中1940年写的短篇小说《历》，获得新潮社文艺奖。战后出版的童话集《有一颗柿树的家》，获得儿童文学奖。

报春花

路过花店，檐头底下见到一盆报春花，不觉拿上手里来欣赏。这不是因为在东京这样的闹市里，见到报春花，觉得真稀罕，而为的是我怀恋起很久以前，孩子时候，在家乡的山野里见惯的报春花。花店老板娘以为我要买，出来招呼，我只得道歉说，回来买吧，就走开了；可是萦回着报春花，追慕我母亲的声容，往事有如泉水一般涌上心头

来。

母亲有时背着柴禾，有时背着茅草，老是在傍晚的山路里，迈着急步回家。现在我才领悟到：看来总是那么轻快的脚步，全是为了惦记家里等着吃奶的婴孩。母亲这样在山路上奔走，直到她累得倒下来的前一天。

每天母亲从山上或是地里回来，我总哄着饿得哭闹的小妹妹，在半路迎上去。刚到地藏仙跟前，母亲就“哦，哦”喊着，加快一步赶过来了。有时妹妹哭得厉害，母亲等不及到家，就把背子往地边石帮上一靠，急忙解开胸襟。她舔湿了指头，一揉那饱胀的乳房，就象水枪似地滋出奶来，娘儿俩都乐得欢笑起来。母亲的皮肤真白，通年脸色晒得象小麦，却这么肌理细腻，柔软得好象糯米饽饽。也许只是乳房，我怎么也不信母亲全身都是这样的。因为母亲的奶水尽管足得象水枪似地滋出来，但她背子里却老插有一株报春花；而村里人叫它作荷克理的报春花，乃是治皴裂口子的灵药，母亲也爱用它。

不仅是我母亲，所有穷苦的山农渔户人家的主妇，每逢好天，一年里多一半日子都在山里地里过。只是偶然去拉个大网，才吃上一口有蛋白质的东西，全靠身体做本钱的主妇们，一个劲儿光是消耗着肉体。我那生孩子过多的母亲，更是瘦得油枯脂干的，一过夏天，就常年价闹起手脚裂口子来。尽管奶足得象水枪似地滋出来，但凉风一起，就得防护脚心，从冬月、腊月，直到正月、二月，四十岁的母亲便痛得直喊阿唷哇。用什么治呢？便是这报春花了。把报春花的球根捣烂，剔去筋，和饭粒儿捏，捏到发粘，填

进裂口里。

“瞧，有娃娃的嘴那么大呀！”

母亲常这么夸张她的皱裂口。她用荷克理填满手脚上张开的好些“娃娃嘴”，从纸拉门上撕下一小块、一小块的纸来贴在上面，母亲的脚跟就成了纸糊的了。

皱裂口也是个预报气候冷暖的东西。

“说不定要下雪啦，今儿晚上裂口痛得厉害哩。”母亲这样说。

操劳，操劳，一辈子非得辛辛苦苦操劳不能生活过来的穷苦母亲，尽管手脚上的裂口里渗出血来，母亲的乳房还是光滑的，难道所谓母性就是这样的么？母亲得了脑充血躺下来的时候，她的第十个孩子还没有离奶呢。她气得捶打着半身不遂的手脚，好象就是手脚犯了罪，不住地叨咕：

“这只手，这只脚，竟不听我使唤了，多么气人呀！”

母亲躺得日子多了，她的手脚也变得好看了，好象贵族小姐似的，她从此倒不再同荷克理打交道了。

如今，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岁月。我偶然在东京大街上发现了报春花，不由回忆起把它叫作荷克理的往日，想到母亲在抚养十个孩子的岁月里不知道牺牲了多少报春花的生命，然而我正如面对了我那穷苦的母亲，不禁对报春花发生了亲密的情感。

蒲公英

“提灯笼，掌灯笼，
聘姑娘，扛箱笼；
……”

村里的孩子们一面唱，一面摘下蒲公英，深深吸足了气，“甫”地一声把茸毛吹去。

“提灯笼，掌灯笼，聘姑娘，扛箱笼，甫！”

蒲公英的茸毛象蚂蚁国的小不点儿的降落伞，在使劲吹的一阵人工暴风里，悬空飘舞一阵子，就四下里飞散开，不见了。在春光弥漫的草原上，孩子们找寻成了茸毛的蒲公英，争先恐后地赛跑着。我回忆到自己跟着小伴们在草原上来回奔跑的儿时，也给孩子一般的小儿子，吹个茸毛给瞧瞧：

“提灯笼，掌灯笼，聘姑娘，扛箱笼，甫！”

小儿子高兴了，从院里的蒲公英上摘下所有的茸毛来，小嘴里鼓足气吹去。茸毛象鸡虱一般飞舞着，四散在狭小的院子里，有的越过篱笆飞往邻院。

一旦扎下根，不怕遭践踏被蹂躏，还是一回又一回地爬起来，开出小小花朵来的蒲公英！

我爱它这忍耐的坚强和朴实的纯美，曾经移植了一棵在院里，如今已经八年了。虽说爱它而移植来的，可是动机并不是为风雅或好玩。在战争激烈的时候，我们不是曾

经来回走在田地里寻觅野草来么？那是多么悲惨的时代！一向只当做应时野菜来欣赏的鸡筋菜、芹菜，都不能算野菜，变成美味了。

我们乱切一些现在连名儿都记不起来的野草，掺在一起趴煮成难吃得碗都懒得端的稀糊来，有几次吃的就是蒲公英。据新闻杂志的报导，把蒲公英在开水里烫过，去了苦味就好吃的，我们如法泡制过一次；却再没有勇气去找来吃了。就在这一次把蒲公英找来当菜的时候，我偶然忆起儿时唱的那首童谣，就种了一棵在院子里。

蒲公英当初是不大愿意被迁移的，它紧紧趴住了根旁的土地，因此好象受了很大的伤害，一定让人以为它枯死，可是过了一个时期，又眼看着有了生气，过了二年居然开出美丽的花来了。原以为蒲公英是始终趴在地上的，没想到移到土壤松软的菜园之后，完全象蔬菜一样，绿油油的嫩叶冲天直上，真是意想不到的。蒲公英只为长在路旁，被践踏、被蹂躏，所以才变成了象趴在地上似的姿势的么？

从那以后，我家院子里蒲公英的一族就年复一年地繁殖起来。

“府上真新鲜，把蒲公英种在院子里啦。”

街坊的一位太太来看蒲公英时这样笑我们。其实，我并不是有心栽蒲公英的，只不过任它繁殖罢了。我那个象孩子似的儿子来我家，也和蒲公英一样的偶然。这个刚满周岁的男孩子，比蒲公英迟一年来到我家的。

男孩子和紧紧趴住扎根的土里，不肯让人拔的蒲公英

一样，他初来时万分沮丧，没有一点精神。这个“蒲公英儿子”被夺去了抚养他的大地。战争从这个刚一周岁的孩子身上夺去了父母。我要对这战争留给我家的两个礼物，喊出无声的呼唤：

“须知你们是从被践踏、被蹂躏里，勇敢地生活下来的，今后再遭践踏、再遭蹂躏，还得勇敢地生活下去，却不要再尝那已经尝过的苦难吧！”

我怀着这种情感，和我那孩子一般的小儿子吹着蒲公英的茸毛：

“提灯笼，掌灯笼，聘姑娘，扛箱笼……。”

合 欢 花

.....

合欢的叶子睡着了，
我可夜已半了
还睡不着；
合欢的叶子睡着了；
合欢的花，
却对着这痛苦呻吟着的我，
在轻摩脸庞似的向我微笑。
啊啊，那有一棵合欢树的人家，
多么明朗快乐，
是我们同志的家！
合欢的叶子睡着了，

我却睡不着；

.....

这副题叫做“——不曾自己执笔写的诗——”的一首“开着合欢花人家”的诗的作者K君，我们至今还时常叫他做合欢花诗人。

这“有棵合欢树的人家”，就是我当时住过的家。那高过屋脊，伸展枝叶到板墙外道路上的一棵合欢树，经常点缀着我们的朴素生活，甚至是个华丽的存在。一则也由于和他有着亲切情感的缘故，我常常得意地向人宣传：

“我们家有合欢树啊。美极了，花朵象丝线做的缨穗似的，可爱得很啊。”

“就是门口有棵合欢树的家——。”

那所有合欢树的落合街二号胡同的房子，虽然在战灾火里烧得如今连片瓦都不存了，但是K君第一次来访，却正是合欢花盛开的时节。因为K君说是刚刚搬来，他带着一位可爱的妻子一同来访问我们。

“她是我的老婆。”

K君有点难为情地红着脸说。她的妻子H子却相反地一听“老婆”这句话，便对着初次见面的我们，“吃，吃”地笑起来了。H子的表情和动作里充满稚气，要是没有K君的介绍，谁都不敢相信她是已经结婚的媳妇儿的。她身材矮小，不过四尺七寸来高，加上把浓密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乍一看真象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当时我一听她二十岁时很是惊讶。但是，丈夫K君也不够五尺高，所以他们俩可说是一对配称很好的小两口子，看着都让人高兴愉快。

“你竟找到了这么可爱的人啊！”

有一次，K 君一个人来时，我一半开玩笑地这样说。K 君难为情地搔搔后脑说：

“哎，实在，可爱得太过了！有点伤人脑筋。”

但是看他表情倒并不怎么伤脑筋似的。这时听他说，H 子原来是 K 君在乡下一家医院里养病时认识的。当时她在这家医院里当看护生。有一天，H 子来到一有功夫就读书的 K 君的病房里借书。问她想看什么书，她就提出当时 K 君阅读的书名《资本论》。K 君先猜她也和其他年轻姑娘一样大概不过是来借小说的，结果完全猜错了。这么一来，K 君对她发生了兴趣，继而热烈地爱上了她，终于发展到了结婚。

“我们么，原是《资本论》给做的媒，可是问起来，什么呀，《资本论》啦、马克思啦，她全都不知道。”

K 君说着，哈哈地笑了，有时 H 子就象她的本色一样天真地说：

“咱呀，过去是个不学好的女孩子哩。不过，今后打算用功了。”

她这种粗野的口气很好地表明了她那大胆提出要借《资本论》的爽快、朴素的性格，她的印象深深留在我的心上。从那以后，H 子的学习可能一直没有到达能理解《资本论》的程度；不过，我相信她会尽最大努力，始终不迷失方向地紧跟在丈夫背后往前迈进的。

两年以后，我迎接了这一对年轻夫妻到我家来，那时候，也刚巧逢上合欢花盛开的时节。K 君耳朵上扎着绷带，

矮小的身体，越发瘦了，苍白的脸上充满苦痛的表情，摇摇晃晃地让年轻的妻子搀着他，来到了我家。

原来随着战争失败才废除的日本旧法律之一治安维持法，把诗人兼刊物编辑人的 K 君送进了警察局。审问当中飞来的铁器使他在苦痛和高烧中渐渐失去听觉。K 君从警察局直接来到我家，立刻倒在床上起不来了。第三天夜里，他被送进附近的医院，深夜动了手术。他那燃烧般的滚烫的体温，他那小孩子般的轻飘的体重，我用我的两肩和后背背着他，送进病房。“不曾用笔写的诗”，就是 K 君当时口述的。

从那时候以来已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岁月了。一九五一年十月三日，我在报上看见这样的标题：

《受拷问得烫伤！》

有一个优秀的警官（报上这样报导着）在审问嫌疑犯人的时候，用点着火的纸烟烫伤了一个上着手铐的犯人的两臂，因而被起诉了。我不觉一愣，立刻回想起二十年前。

我的两肩和后背又感到那天夜晚 K 君象燃烧般发着高烧，象棉花般轻飘的身体。

合欢花的叶子睡着了，

我却睡不着，

.....

治安维持法如今是不存在了；可是，对于这位诗人一样亲尝过它的痛苦的许多人，对于为了它几乎牺牲了生命的、受了烫伤的许多人，据说日本缔结了和约就能恢复战前状态的话，难道意味着又回到被烧去的合欢树人家的时

代去吗？我的眼前活生生浮现着那好像用粉红色丝线束成一总剪齐了似的可爱的合欢花的姿影，和曾经生活在有这棵树的家里的时代背景！

（肖肖 译 钱稻孙 校）

春 将 至

〔日本〕井上靖

井上靖（1907—1991），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他出生于北海道旭川的一个军医家庭。青年时代即爱好文学。他的著名小说有《猎枪》、《斗牛》、《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城堡》、《夜声》等，其中《斗牛》曾获1949年下半届芥川文学奖。除小说外，他还从事诗歌、剧本、电影脚本及美术评论的写作。

过了年，把贺年片整理完毕，就会感到春天即将来临的那种望春的心情抬起头来。

翻看年历，方知小寒是一月六日，一月二十一日为大寒。一年中，这时期寒气最为凛冽。实际上日本列岛的北侧正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南半部的天空也多是呈现着欲降白雪的灰色。当然也有时遍洒新春的阳光，却不会持久，灰色天空即刻就会回来，寒气也相随而至，不几天即将降雪吧。

严冬季节，寒气袭人，理所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中等待春天的心情，是任何人都都会产生的。不光是住在无雪的东京和大阪，即便是北海道和东北一带雪国的人们，依然是没有两样的。总之，生活在全被寒流覆盖着的日本列岛的一切人，不管有雪，抑或是无雪的地方，只要新年一过，都会感到春日的临近，而等待着春天。

我喜爱这种等待春天的心境。住在东京的我，尽管是很少，但也能捕捉到一点春天的信息。今晨，从写作间走下庭院中去，只见一棵红梅和另一棵白梅的枝上长满牙签尖端般小而硬的蓓蕾。

我的幼年在伊豆半岛的山村度过，家乡的庭院多梅树，初春季节齐放白英。没有樱树，也没有桃树，只种了一片小小的梅林。也许是由于幼年时代熟悉梅树，直到过了半个世纪的现在，依然喜爱梅花。梅花，对于我，已经成为特殊的花。

如今，故乡家院里的梅树减少了，而且年老了，已经看不到幼年时代那种纯白的花朵。即便同是昔日的白花，却略含黄色，并不象《万叶集》和歌中吟咏的酷似雪花的那样洁白了。

今朝春雪降，洁白似云霞；

梅傲严冬尽，竞相绽白花。（8—1649^①）

犹如观白雪，缓缓降天涯；

朵朵频飞落，不知是何花。（8—1420）

^① 8—1649. 8 为《万叶集》卷数，1649 为其歌号。下同。